

试论泰戈尔短篇小说中的审美意象

苏永旭, 赵晓玲

(河南教育学院 中文系, 河南 郑州 450014)

摘要: 正像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大家都创造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象一样, 泰戈尔也不例外。泰戈尔短篇小说中出现的“恒河”、“童婚”、“寡妇殉葬”、“种姓”、“奶牛”等意象及诸多的“僧侣”意象所体现出来的浓郁的“印度性”和印度意味, 不仅令中国读者耳目一新, 且难以忘怀。鉴于他的短篇小说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和他的诗人气质, 作品中往往多“仿象”、“喻象”和“兴象”, 则很少“抽象”。泰戈尔短篇小说中的审美意象之所以令人着迷, 主要在于它具备了这样四个审美特征: 1. 绘画美和音乐美的完满结合; 2. 强烈的抒情色调的诗意笼罩; 3. 浓郁的宗教意蕴和人性意味; 4. 令人目不暇接的奇思妙想。

关键词: 泰戈尔; 短篇小说; 审美意象; 印度性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920(2002)04-0053-04

审美意象是艺术的本体和艺术美的核心, 主要是指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具体概括并富于情感色彩和审美感染力的生活情景。一方面它保留着生活形象的具体可感性, 另一方面又渗透着作家的审美情感。它不仅是一个作家、艺术家创造非现实的意象世界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单位和重要基础, 更是衡量一个作家、艺术家创造力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像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大家都创造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象一样, 泰戈尔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也创造了一系列令中国读者耳目一新的审美意象。正如川端康成的“孤独”和“死亡”, 大江健三郎的“峡谷村庄”、“森林雨树”深深吸引了我们一样, 泰戈尔小说中的“恒河”意象、“童婚”意象、“寡妇殉葬”意象、“种姓”意象、“奶牛”意象及诸多的“僧侣”意象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泰戈尔 100 多篇短篇小说中的审美意象的基本类型而言, “仿象”、“喻象”、“兴象”居多, “抽象”较少, 这是他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他的诗人气质所决定的。就其审美价值而言, 也是不言而喻的。限于篇幅, 我在这里重点谈一下泰戈尔短篇小说中审美意象的四个审美特征。因为正是这四个审美特征体现出的浓郁的“印度性”和印度意味对中国读者产生了深深的美的吸引。

一、绘画美和音乐美的完满结合

文学作品的画面性通常体现为具体可感性。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具体可感性通常是指作品中的审美意象作为个别的、具体的感性形式, 像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事、景、物一样以其光、色、声、形或运作态势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官, 显得真切而生动, 使读者如见其人, 如闻其声, 如触其物, 如临其境。这点在作为画家和音乐家的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中主要体现为绘画美和音乐美的完满结合。

泰戈尔作品中的这个审美特征又主要表现在优美的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两个方面。对景物的描写这里仅以对夜晚的描绘为例, 在《女乞丐》里: “平静的池塘就像山上仙女的明镜一样, 在望月的溶溶月色下闪烁着银光, 日夜欢笑着。这个被浓密树林围绕着的幽暗村落, 宛如披着一幅黑色面纱, 避开人世的吵扰, 孤零零地藏在这静谧的群山之中。远处绿茸茸的草地上, 牛儿在吃草; 池塘边, 村里的姑娘们正在汲水。” [1] (P12) 尤如一幅淡雅的水彩画, 把我们带入梦一样的小山村, 只有池塘边汲水姑娘的汲水声才冷不丁打破了周围环境的宁静。在《弃绝》里: “朔月的第五天, 漆黑的夜晚。没有鸟鸣。池塘边的荔枝树, 仿佛是深色画布涂抹的一道墨迹。在这黑夜里, 只有南风像梦游者一样, 盲目地转悠飘荡。天上的星辰, 以机警的目光, 竭力想透过黑暗来发现人间的奥秘。” [1] (P143) 还有在《河边的台阶》里: “月

亮已经下山,夜一片漆黑。我听到河水在絮语,可是我一句也听不懂。风在黑暗中咆哮着,为了不让人们看见任何东西,它仿佛想要一口气吹灭天上的星星似的。”[1](P37)这两篇中的描写都像是浓重的泼墨画,使人感到压抑和沉闷。仿佛亲自来到这无边的黑夜里,感受到黑夜的可怕和阴暗。

另外,泰戈尔对人物的描写也栩栩如生。在《打掉傲气》里:“吉丽芭拉的艳丽姿容像闪电、像奇迹、像如梦初醒的朦胧意识……她会忽然间从花枝上摘下一片嫩叶,用右手抛到空中,任它飘扬;此时,她的手镯丁当作响,她的衣裙随风漫舞;她的手腕的柔姿像一只看不见的、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鸟儿,飞向广阔无垠的天空,飞向云海;她踮起脚尖,从凉台的墙眼里,匆匆窥看外部世界;随即转过身来,衣角上系着的一串钥匙飞转鸣响。”[1](P393~P394)一个妙龄少妇新奇的美丽和青春的活力跃然纸上,我们仿佛看见一个娇羞的少妇在匆匆地窥看外面的大世界,仿佛能触摸到她那柔软的手腕。

在《判决》里:“外面仍十分闷热。中午曾经下过一场暴雨。现在四周的天边还密布着乌云,一点儿风丝都没有。雨季里,房子周围的树木和野草长得十分茂盛,从那里和被雨水淹没的黄麻田地里,飘来了一股浓郁的野草的芳香,宛如一堵厚厚的墙壁围聚在房子的四周一样。青蛙在牛栏后边的洼地里,呱呱地叫个不停。”[1](P269)这段描写烘托了杜基拉姆兄弟俩的疲惫而又心烦意乱。我们仿佛能感受到当时那闷热又杂乱的境况。

又如在《骷髅》里:“当我走动时,我细心地垂下眼,观赏自己踩地的娇小脚趾,心想,我那新近从医学院毕业的丈夫见了,将作何感想呢?窗外,正午炎热的阳光灼灼逼人,静谧笼罩着大地,哪儿都屏息敛声,透不出一丝声息。远方天空,孤独的鹞鹰不时发出悠扬的鸣啾声,飞翔而过。”[1](P118)在《女乞丐》里:“远处村子里的嘈杂声渐渐沉寂下来,夜风拂动着黑蒙蒙的波库尔树的枝叶,就像哼着深沉的悲歌。在这漆黑的夜里,奥莫尔独自坐在山顶,听着各种声音:远处的小溪发出淙淙的悲鸣;习习和风,宛如绝望的心灵在深深地叹息;深夜里传来了一种令人心碎的深沉、和谐的声音。他看到整个世界都沉坠在黑暗的海洋里,只有远处火葬场上还亮着焚尸的火光,从这个天边到那个天边,整个黑暗的天宇都被浓密寂寞的云雾笼罩着。”[1](P23)这两段话都充分体现了音乐美和绘画美的完美结合。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中,绘画美和音乐美高度结合的例证,多得举不胜举,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总之,这些审美意象,无论是景物还是人物,都给人

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

二、强烈的抒情色调的诗意笼罩

中国古典美学认为,“情”、“景”的统一乃是审美意象的基本结构。对于审美的意象来说,“情”和“景”是不可分离的。就审美意象的情感感染性而言,主要是指它既表现情感,释放情感,也作用于人的情感并唤起情感,使人感动。这点在作为诗人的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抒情色调的诗意笼罩。诸如情景交融的描绘,诗情画意的渲染,形象比拟的手法的运用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一鲜明的审美特征。

《素芭》里有这样一段话:“这双眼睛在表达思想感情的时候,时而睁得大大的,时而闭得严严的,时而炯炯有神,时而悲楚暗淡;有时就像西垂的月亮一样,凝视着前方;有时又像急速的闪电,在四周闪亮。哑人自有生以来除了面部的表情就再也没有别的话语,但是他们眼睛的语汇却是无限丰富、无比深沉的,就像海一般的深沉,天空一般的清澈。黎明和黄昏,光明与阴影,都在这里自由嬉戏。”[1](P217)这段描写便充满了迷人的诗情画意。

《素芭》里对中午的描绘:“村里的人正在午睡,鸟儿不再啼叫,渡口上船已停运,人类世界仿佛突然停滞了一切活动,变成一座可怕而孤独的雕像。这时候,在炎热而广阔的天宇之下,只有一个默默无声的大自然和一个默默无声的哑女,在面对面的坐着。”[1](P218)这里用大自然的默默无言来烘托小素芭的不会说话,以及素芭内心的孤独和悲凉,也十分别致。再有:“素芭也并不是没有知心朋友的。牛栏里的两头母牛——绍尔波西和班古利,就是她的好友。它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姑娘呼叫自己的名字,但是它们却熟悉她的脚步声——这是她的一种无言的亲切的声音。通过这种声音,它们比通过语言更容易了解她的心。”[1](P218)这里两头母牛的意象便很好地衬托了人们对素芭的漠不关心。这样通过对外界的描绘衬托主人公心情的还有《邮政局长》里的描绘:“一个淫雨初晴的中午,和煦而温馨的微风吹拂着。在阳光的沐浴下,花果、枝叶吐放着令人心醉的芳香,又使人觉得仿佛大地的慵懒气息正抚摩着人体。不知从哪飞来的一只鸟儿,整整一个晌午,它都在用单一的旋律复述着自己的哀怨,大自然静寂的殿堂里充满了它感伤的鸣声。”[1](P53)这里的描绘衬托出邮政局长多愁善感的心灵,哀怨的情丝和离乡的愁绪。我们通过鸟儿的哀鸣,花果、枝叶的芳香,都能感受到主人公那哀伤的心情。同时也表现了作家对他笔下人物的深切同情。

此外,泰戈尔的作品中往往还带有强烈的生活

气息和人文主义精神。在《喀布尔人》里：“他把手伸到他宽大的衣服里，从胸脯什么地方掏出了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他小心翼翼地把纸打开，在我书桌上用双手把它抹平了。我看到，纸上有一个小小的手印。”[1](P206)这里不仅表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朴实和善良，还使我们感觉到了喀布尔人灵魂的高尚和父爱的崇高。同时也深深地感到了作家对他笔下人物品格的赞赏和敬佩。又如《拜堂相见》中对一个少女形象的描绘：“她抱着一只受伤的鸽子，一边长吁短叹，一边哭泣，并且把沙丽的一角放在水桶里沾湿，往鸽子嘴里挤水。一只猫蹲在她的身边，并把前爪搭在她的膝盖上，抬起头亲昵地望着那只鸽子，姑娘不时地拍着它的鼻梁，想以此来压制这个贪婪的小畜牲的过分热情。”[2](P39)情和景在这里也是高度融合的。

三、浓郁的印度教色彩和人性意味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中的审美意象，不是为景而景，还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它深深地体现了泰戈尔对当时印度社会时弊的痛切把握和深刻体认。往往通过阅读篇章前边的意象能使读者预见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事件的发生发展既在意料之中，又合情合理，让人信服。还往往具有浓郁的印度教色彩和人性意味。

《莫哈玛娅》里对声音意象的描绘就带有一种很强的印度式的宿命的力量。请听：“许多不可名状的悲哀的声音，在这寂静的时刻，这些声音更加清晰了。一扇半连着门枢的破庙门，在风中缓慢地、一次又一次地时开时闭，发出了极其低沉的悲鸣；栖息在窗棂上的鸽子在吐噜吐噜地叫个不停，在庙外的一棵木棉树上，啄木鸟不停地送来单调的笃笃的啄木声；一只蜥蜴从一堆堆枯枝败叶上飞快地爬过，发出了嗖嗖的声响；一阵热风忽然从田野吹来，所有的树叶都簌簌地响了起来。”[1](P226)就像我们看电影时，看到凄凉景象和听到动物的哀鸣声后会自然地想到影片中会有不幸的事件发生一样，我们会想到在这些声音意象背后正暗藏着一种阴谋，也预示了莫哈玛娅即将面临的杀身之祸。在《判决》里：“雨季的帕德玛河在云影下呈现出一副十分沉静而可怕的表情。它冲毁大部分农田，逼近了民房。在被冲毁的河堤上，有三四棵芒果树和木棉树的树根袒露着，就像是在绝望中伸出来的手指，企图在空中抓到最后的某种依托。”[1](P269)这段描写与《莫哈玛娅》中的描绘有异曲同工之妙，都预示着一场悲剧即将上演。树根的绝望正暗示着杜基拉姆兄弟俩的绝望。

在《太阳和乌云》里，下雨时：“农民们外出都打着棕叶伞；女人们从一个茅屋走进另一个茅屋，在忙

着家务；她们衣服全被雨淋湿，潮湿的冷风一吹，浑身瑟瑟发抖；有时她们穿着湿漉漉的沙丽，小心地迈脚步，来到光滑的河边台阶上汲水；在家里的男人们，都坐在门台上吸烟；如果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他们就把披肩缠在腰上，提着鞋，撑着伞出去。”[1](P337)在这段描述里，通过下雨天男人和女人行为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孟加拉邦严重的男尊女卑现象。古老而神圣的印度教习俗是不准许柔弱的女人们打伞的，女人就是像牲畜一样的干活而没有半点特权。

在《河边的台阶》里，有两段对库苏姆脚镯的描绘。一段是：“每当她踏步在我的石阶上，她那四只脚镯就丁当作响，这时候我身边的水草好像也在翩翩起舞。”[1](P30)另一段是：“一天黄昏，一双久已为我熟悉的脚仿佛突然踏上了我的身躯。我似乎觉得这是库苏姆的脚。的确是呀，但是我已经听不到脚镯的响声，她的那双脚也没有奏出乐曲……河水好像在呜咽，风在拂弄着芒果树的枝叶，悲悲楚楚、凄凄切切。”[1](P30)这里用脚镯的声音作为一种美好快乐的意象，当听到脚镯声时，小草也跟着翩翩起舞；当听不到脚镯声时，周围的事物也好像感到凄切，而这正暗示着库苏姆成了寡妇。

在《莫哈玛娅》里有这样一段动作意象：“莫哈玛娅点上灯，换了一件衣服，对着镜子看了一下自己的脸。她把镜子摔在地上，仿佛在思考着什么。然后用一条长长的沙丽遮住脸，向附近的拉吉波家里走去。”[1](P230)这段语言并没有直接说出莫哈玛娅那美丽的脸被烧伤，但读者都已明白她的脸在火葬堆里被烧伤，这就为后来拉吉波偷看莫哈玛娅埋下了伏笔，莫哈玛娅长长的思考正暗示了她与拉吉波分手的可能性。

从以上的这些审美意象中，我们可以看出泰戈尔对印度教的陈规陋习是反对的，他对“下等人”，对小动物抱有无限的同情，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泰戈尔那正直而又善良的心。

四、令人目不暇接的奇思妙想

泰戈尔短篇小说让人不忍掩卷之处，还在于他在艺术上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又主要体现为令人目不暇接的奇思妙想。

泰戈尔在写《女邻居》时，形容女邻居一位年少的寡妇时这样写到：“她就像一朵挂满秋露的素馨花一样，从花茎上坠落下来；她的存在似乎不是为了点缀某个新房的花床，而只是为了祭神而已。”[1](P48)当他写到小说中“我”对年少的女寡妇的激情时：“内心的激情犹如帕尔瓦蒂河一样，是不肯被限制在自己的发源地的。它总要通过某种方法表露出

来,如果不让它表露,心里就会产生一种痛苦之感。”[2](P48)在《河边的台阶》里形容拟人化了的台阶意象时,这样写道:“一接触春风,我这颗石头心也好像一点一点焕发了青春;我的内心充满了这种新的青春激情。仿佛我的蔓藤也开满了花朵。”[1](P35)在《密探》里边,泰戈尔笔下的密探在发现孟默塔屋里一封撕碎的信片时:“我内心异常兴奋万分。正如从某地意外获得已经消亡王朝的古老生命的一根骨头,在这基础上,构建生物历史的想像由于欢乐而充分活跃起来。”[1](P6)在描写一个美丽的村庄时,《女乞丐》里有这样一段话:“村里的一栋栋小茅屋隐没在幽暗的绿树丛中,几条湍急欢快的小溪,流经成行的树荫,滋润着村中茅屋周围的土地,卷着从树上落下来的花朵和树叶,流入附近的一个湖中。远处有一个平静的池塘——清晨,羞涩的朝霞为它涂上胭脂;中午,太阳为它洒下金光;傍晚,层层彩云在它身上映上倒影……栖息在村中黑暗的树丛中的林中诗鸟——多愁善感的印度夜莺正在唱着忧伤的歌儿。整个村庄就像是诗人的梦境一样。”[1](P12)当泰戈尔写到奥莫尔从军队回到家乡听说心上人科莫尔已经嫁人时,有这样几句精彩的比喻:“他就像在广阔的天空冲出轨道的一颗闪着亮光的彗星,又像在波涛起伏的无边大海里被风暴追逐的一艘破旧小船,孤独而凄凉地在沉闷的生活中游荡。”[1](P23)作者在写河流的湍急和凶险时,在《少爷归来》里这样写到:“饿狼般的帕德玛河开始一口一口地吞噬田地、菜园和村落。河滩上的树木荒草全都淹没在水中。到处都可听见河岸坍塌的轰然巨响和河水的凶猛吼声。迅急奔驰的浪花使得本已十分湍急的河流变得更为震撼人心。”[1](P85)在《弃绝》里,当作者描写赫蒙托在一个月圆之夜听到鸟儿的鸣叫时那种欢乐的心情:“法尔袞月[1](P85)的第一个月圆

之夜。早春的微风饱含芒果花香轻轻拂来。池塘边老荔枝树上,繁枝茂叶丛中一只杜鹃,毫无倦意地婉转歌唱。……赫蒙托的心情就像那阵阵晚风——在平静的花丛中嬉戏,一会儿从这边吹来,一会儿从那边吹来,把花枝吹得东摇西晃,想使它们随之起舞。”[1](P136)当写到库苏姆为爱情伤心时,泰戈尔在《音绝》中又这样写道:“世界和爱情,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虚幻。甚至连赫蒙托过去信誓旦旦的爱情表白,也像一把锋利无情的匕首,深深刺伤了她的心……爱情似乎是非常高尚的,非常强烈的;稍一离开它,就会感到钻心的疼痛,轻柔地抚摩它,就会带来莫大的快乐。爱情就是这样——仿佛是广阔无垠,世代代代川流不息。但是,它所依赖的基础并不牢靠!只要世俗轻轻冲击它一下,永恒的爱情就会冰消雪融,化成一撮尘土……爱情在愚弄人,宛如海市蜃楼,虚无缥缈。”[1](P138)当泰戈尔描写夜晚的天空和蟋蟀的鸣声时在《深夜》里用了一个无比贴切的比喻:“黑暗似乎更加浓密了。能够见到的一小片天空上,布满了点点繁星。树下的蟋蟀的鸣声,似乎正在无限天穹的胸脯上裹着寂静的沙丽下端,编织着由声音组成的薄薄花边。”[1](P376)可谓美仑美奂,美不胜收!

只要我们愿意,还可以一直地罗列下去。但仅是说明泰戈尔短篇小说中目不暇接的奇思妙想,似乎已经够了!

参考文献:

- [1] 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主编.董友忱,倪培耕等译.泰戈尔全集(第9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2] 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主编.倪培耕,黄志坤等译.泰戈尔全集(第10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李宗林)

On the Aesthetic Imagery Implied in Tagore's Short Stories

SU Yong-xu, ZHAO Xiaoli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Henan Education Institute, Zhengzhou 450014, China)

Abstract: Every great literator in the world will create his own unique aesthetic imagery, so is Tagore. In his short stories, “the Heng He River” imagery, “the Childhood Marriage” imagery, “the Sacrificial Widow” imagery, “the Caste System” imagery and many a “monk” imagery embody the lyric “Indian character” and Indian taste. For Chinese readers such characteristics are not only fresh and new but also unforgettable. Because of his realistic writing style in his short stories and his personality as a poet, there are more “imitation image”, “metaphor image” and “association image”, but rarely “abstract image” in his works. That the aesthetic imagery in his short stories is so fascinating mainly lies in their having the four aesthetic qualities: 1.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pretty drawing and the pleasant music; 2. the strong lyric poetic flavour; 3. gaucy religious implication and reason taste; 4. too many excellent ideas to take in.

Key words: Tagore; short story; aesthetic imagery; Indian Character